



Unicorn

見えない貌

見えない貌

看不见的脸

「日」夏树静子

杨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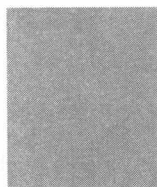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看不见的脸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的脸/ (日) 夏树静子著; 杨军译. —北京: 中国出版
社, 2009. 1

ISBN 978-7-5087-2440-9

I. 看… II. ①夏…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98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445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看不见的脸
著 者: 夏树静子
翻 译: 杨 军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 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看不见的脸
夏树静子

見えない貌
© 夏樹静子 2006 年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60mm×235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去见短信友”	1
第二章	水中花	27
第三章	假短信	47
第四章	第二湖	67
第五章	第二部手机	91
第六章	嫌疑人	115
第七章	残存的年月	135
第八章	“都市饭店”	157
第九章	面部照片	177
第十章	黑暗	201
第十一章	消失的网络	221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241
第十三章	面影	269
第十四章	Re·这次一定	289
第十五章	没有鞘的匕首	313
第十六章	书信	333
第十七章	直到天明	351
第十八章	确信犯	369

第一章

“我去见短信友”

1

这家叫“鲺幸”的鱼菜馆位于面向西伊豆海面的山崖半腰处。

当通过这家店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正面三四郎岛的岩石上出现茜草色的时候，就是朔子快要来的时间了。

在这间不大的店里，吧台和围着地板中央的养鱼池的餐桌旁只有四五名客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常客。

这里的6月是比较清淡的时候。除了周末，每天傍晚时分大抵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店最热闹的时候是团体客人乘着旅游巴士来吃中餐的时间，这时连二楼都挤得满满的。因此朔子的上班时间就是从上午11点至下午5点钟。

当朔子看到在吧台内侧处理着鸡鱼（鱼的一种——译者注）的店老板石崎时，“啊”了一声，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啊，朔子，你回来了。”

坐在石崎面前的客人也感觉到了什么，便把身子转了一下，朝向了朔子。这位是在伊豆市的土肥开了一家骨科医院的50岁左右的男性，在休息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

“经常是我一来您就该回去了。”

他十分清楚朔子上班的时间。

“不是的，因为朔子很忙，一会儿还得去民俗接待户帮忙吧？”

盯着养鱼池的其他客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开旅游包租汽车的司机冲着朔子笑了笑为她解释道。

“不，今天没有什么事儿。”

“反正朔子工作很勤奋，又会说话，无论在哪儿都是很有气派的呀！”

听到这话，朔子得体地向客人表示了感谢，又回到了店的后面，正好遇上石崎的妻子纯江拿出了一个塑料袋。

“今天的鲷鱼不多呀！”

她要朔子把鱼和贝类分开。

“对不起，最近经常是这样的。”

朔子一边说着一边把塑料袋接了过来。实际上她已经请潜水的渔家女再去找一些在常节那里能打到的鲷鱼了。

到了夜里，石崎夫妇关了店门回家后，朔子就得自己一个人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小道回家了。

走到国道边上竖着的店广告牌时，就可以看到朔子那辆深蓝色的小货车停在牌子的阴凉处。

她坐在驾驶席上后，打开了车窗，梅雨期特有的温湿晚风吹了进来。

但是天空还是长时间放晴的样子，远处海面上散落的小岛及其周围还是被平稳的海浪包围着，波涛声不时地传了过来。

在发动车前，朔子从包里取出了手机。

开机后，手机的画面是自己和女儿晴菜的双人合影。那是去年12月女儿晴菜回家时拍的。

晴菜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和丈夫两人在一起生活。她是两年前结的婚，今年24岁了，但是她那清澈透明的眼睛、小巧的鼻子，怎么看都像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她是朔子的独生女儿，不过她从小就没有让父母操过心。

手机的画面上没有标示“有短信”和“未接电话”的字样。朔子有些失望。

尽管这样，她还是打开了“已接电话”。

在这个期间的星期日6月20日15点30分，在“晴子”那里还保留着未接电话的号码。朔子按了一下功能键，里面便传出了晴菜那发音不太清楚的声音。

“就是一个电话，发个短信就可以了嘛。”

星期日的时候，因为朔子在“鲭幸”鱼菜馆上班，那时她的手机放在了包里，没有拿出来，但是她已经听到了好几遍有短信的声音。

“来电显示”一栏还和今天早上一样，没有变化。最新的是昨天星期二6月22日下午，在陶艺教室学习的朋友打来的，以后就再没有电话了。

白天的时候来自晴菜的短信特别多，因为她担心独自生活的母亲吧，反正她三四天就得发一条短信，每次朔子就得回短信。如果她忙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她就干脆回个电话，所以这部手机就成了紧密联系她们母女两人的重要工具了。

接着她移动到“已接电话”一栏。最新的是6月20日15点15分“女儿”“给妈妈”的短信，以后就再没有电话了。朔子在“鲭幸”鱼菜馆星期日工作完了的时候回了一个电话，所以那天又接到了一个短信。

朔子又看了一遍女儿在星期日发来的短信。

您好吗？今天辉男上午出差，下午同学来了。现在我在开车兜风呢。今天天气很好啊。人非常多。您那里怎么样？妈妈，这次您什么时候来？我很想您。别太累了，妈妈。好好干呀！晴子

“晴子”是女儿小的时候朔子起的爱称。“好好干”写了两遍。朔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晴菜的号码已经被她编成了数字，这样一按这个数字就可以发出她的电话号码了。

“机主已经关机，目前不在服务区。”

这时传来了机械的女性声音。朔子已经料到了：这会儿晴菜正在工作中忙着。她在位于东京代代木的一家小型劳务公司里，每周去两次。正好今天是星期三。她的部长是一位好吹毛求疵的人，总是提醒员工在上班的时间关闭自己的手机——朔子想了起来。

于是她便发去了一条短信。

今天回家后再给她打电话吧。朔子发动了汽车。

不一会儿，在下了一个坡后就到了安良里渔港。

这座很像意大利半岛那样的鞋形海岛，像是一座小庙面向着大海。在长长的堤坝下方，系着许多条在海上工作了一天的渔船，随波逐流着。

朔子的车驶入了沿着海岛北侧的一条小道。在小山和堤坝之间建筑着10来户民宅，其中一处就是公公日野伸造的家。他今年76岁，以前自己有一艘小渔船，长年在海上打鱼。他70岁左右得了腰疼的毛病便不再出海了。三年前婆婆去世了，现在是公公伸造自己一个人生活。

朔子的丈夫精一是伸造的长子，但是他不喜欢父亲的行当，终生以打鱼为生，他高中毕业后就在三岛的运输公司就职了。朔子是西伊豆的老家，经人介绍后和精一结了婚，一直在三岛生活。但是精一在五年前48岁时得了癌症死了，于是朔子41岁上，当晴菜上东京短期大学一年级时就回西伊豆了。

精一在结婚后一次也没有和父母在一起住过就去世了。而朔子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每周来看望一下公公日野伸造两三次为好。

伸造在自家平房的门前的田地中央也建了一个养鱼池。已经像枯木般的身子穿了一身肥肥大大的衬衫和西服裤，正在侍弄着地里的蝴蝶花和毛豆角。

朔子喊了声“他爷爷”，快步走了过来。伸造听到招呼也抬起了头。

当他看清来人后，便慢慢地伸直了身体。他眯起古铜色的脸上一对雪白的眉毛下深深凹陷的眼睛，笑着“啊”了一声。

但是朔子发现他今天的样子好像和平日不同。他已经耳背了，朔子带他去了公立医院看了看，大夫说没有大的问题。

由于伸造还站在地里，于是朔子自己推开栅栏门进到了家里。

堂屋的地上散乱着东西，朔子知道伸造懒得收拾。

朔子进了厨房，把摞在一起的锅碗瓢盆全都洗了。

然后她取出了从“鲹幸”的鱼菜馆拿回来的鲷鱼，用菜刀刮起鳞片来。她每次来都要带几样菜，已经成习惯了。

从地里回来的伸造把收获的茄子和毛豆放在了灶台上。

“你拿走一半吧。”

“谢谢了。”

虽然伸造还没老年痴呆，但是耳背以后，加上以前话就不多，现在就更不爱说话了。但是他看着朔子时总是面带着笑容。听丈夫说伸造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严厉的人，但是朔子却一点儿这样的感觉都没有。

“晴子还好吧？”

伸造突然又说了一句。

朔子一怔。为什么自己会一怔，朔子也不明白。

“嗯，她好着呢！”朔子笑着回答。

“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晴子了。”

“噢，她不是去年12月来过吗？”

“啊……是12月吗？”

伸造面带回忆的样子说道。那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晴子结婚后，她一直操心丈夫辉男，所以很少回来。大体上一年回来一次。

“对了，是那时回来过。”

伸造好像回忆起来的样子说道，

“她跟我要过什么东西。”

伸造微笑着说了一句。

“……”

伸造目前的生活还有些积蓄，但是尽管这样晴菜也不会跟爷爷要什么东西吧。

朔子有些诧异，但是想了想还是没有问出口。

朔子的车沿着136号公路返回家的时候，天空和海平面已经被染成鲜艳的茜草颜色了。

她向着刚才来的相反方向往家走。

经过了鲹幸鱼菜馆的广告牌，穿过了一大片建设中的旅游饭店建筑群，车子便驶入了堂堂岛的温泉一条街。

堂堂岛的海边散落着许多小岛，还有不少的奇岩怪洞。这时的夕阳已经快要沉入大海了。

看到早已经看惯了的海岸风景和夕阳西下，朔子的心里也随之产生了一种安逸的感觉。

刚才自己的心里还仿佛被什么冲击了一样有一种不安的意识，但是现在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一看到松崎港那红色的灯塔，西伊豆町就过了，就进入松崎町了。朔子独居的公寓就在距离灯塔大约 500 米远的一片朴素的住宅街上。

但是朔子打算去另一处，于是改变了行车路线。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

前方是那贺川，她没有上桥过河，而是向左拐去。那里有一处被称做“蛋壁”的旧时仓库建筑，房顶是菱形的，墙壁上涂着白色的漆。

朔子沿着河边逆流而上开了一会儿，在一所十分普通的木质结构的二层建筑前停下。没有任何种植树木的庭院，现在开放着紫茉莉、蓝色的羊齿草等夏季生长的植物。大门两侧的石榴树上也开着火红的花朵。

在树阴里的大门旁挂着一块不太醒目的金属板，上面写着“秋水窑”三个汉字，说明了这家的特点。

朔子推开了门，冲着黑黢黢的走廊问了一声“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朔子就走了进去。

家中充满着黏土和釉料混合的气味。

短短的走廊尽头就是明亮而宽大的房间。眼前摆有三台电动转盘，房屋的中央有两台堆满了黏土的操作台。外飘窗的下方是一条流着水的小河。这就是朔子每周要来一次的陶艺教室操作间。

当她再次喊了一声的时候，日式的拉门被拉开了，身穿黑色 T 恤衫、高大个子的秋元康介出现了。

他看到朔子，“啊”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头发从来就是不修边幅的“样式”，而且已经大部分花白了。但是从他那被日晒后呈现出古铜色的脸和皮肤、粗大坚实的手腕来看，就不难感觉到他是个饱经风霜的人。

“对不起，我也没有打个电话——我想知道上次我做的那个茶碗……”

“啊，可以了，请等一下。”

秋元似乎已经习惯了学员们的这种心情，他马上答道。

“对了，先生，这是我们店里从常节进的海产品，请您……”

说着朔子从身后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秋元很喜欢吃的比鲍鱼小

一些的卷贝。这是朔子在和他闲谈时知道的。

“哎呀，这实在是……”

秋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过了塑料袋，然后和朔子一起进了刚才他出来的房间。

这个房间连接着秋元的工作间和他的家。他和妻子、长子五六个人一起生活。

朔子是一年多前来到他的陶艺教室学习陶艺的，那是她在堂堂岛的一家画廊兼吃茶店里看到那些硕大而粗犷的黑色陶瓷展览艺术品后喜欢上的。

她在“鲭幸”的鱼菜馆每星期四休息，下午来这里学习。这个学习班里的学员大多是家庭主妇和40来岁的男性，经过半年的学习就可以上台操作了。

挂上了釉料的作品放在这里，再由秋元在电气窑里进行烧制。接下来让人高兴的就是等待自己作品出炉的时刻。

秋元从烧窑的房间里端来小碟、茶碗和餐勺，摆在了操作台上。这些作品都是涂上被称为“天目釉”的深棕底色，再施以白色釉的图案或线条而成。

秋元似乎想先听听朔子自己的感受，于是盯着她的侧脸不做声。朔子难为情地耸了耸肩，在内心端详着这些陶艺品。那只小的茶碗就送给晴菜吧！

“转盘的转速不匀，所以看上去有些歪。”

朔子指着这只碟子说道。

“不过你上的白釉确实很有柔和的感觉。”

然后秋元进行指导，“下次能不能向织部挑战啊？”

“是！”朔子兴奋地点了点头，在秋元的作品中就有绿色鲜明的织部风格的盘子。自己早就想亲手烧制这样一个作品了。

“先生的个人展览很快了吧？”

“是啊。”

秋元计划在7月修善寺举办个人展，那里已经为他在当时预留出了展览时间。

“准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帮忙。”

“那就非常感谢啦。不过不要耽误你的工作。”

这时朔子来到了操作间的一角，从那里拿过装有填充材料的塑料袋，把自己的作品包了起来，同时还向窗外望去。

在秋元正房的大门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和计算机。朔子知道，秋元调整釉料的成分比例数据都保存在计算机里了。

在窗户下边，那贺川缓缓地流淌着。临近河口的水面有20多米宽，水质清澈透底。河川的堤岸覆盖着茂盛的草丛，岸边的柿子树和枫树的倒影映照在水面上。

从操作间向水面望去，朔子的心情也舒畅起来。

包完了自己的作品，她一回头，正好和秋元盯着自己的目光碰上了。秋元浓眉大眼，脸部稍长，一副端庄静物般的样子，只是他的眼睛好像在盯着什么似的闪着锐利的神色。

“朔子啊，是不是累了？”

秋元再次恢复了温柔的笑容问道。

“是啊，你看我是这样的吗？”

“嗯，反正有点儿。”

“……”

“也别那么不要命嘛！”

“先生，您也不要太累了啊。”

朔子情不自禁地说道。两人对视着笑了起来。

当朔子离开秋水窑时，天空中的夕照已经消失了。河水对岸的群山融化在了夜幕之中。

她穿过人影稀少的松崎町的旧商品街，回到了公寓。

她住的是三层建筑最上层朝西南方向的两居室。

今天她从伸造那里拿回了毛豆、茄子和一小瓶啤酒。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完了晚餐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她收拾完后，坐在了房间一角的电话机旁，慢慢地拿起了话筒。还有点儿早，也许不在家，等到9点再打吧，但是朔子又忍不住，于是在8点45分左右她按了一下晴菜的数字键。

铃声响了。

响了10遍也没有人接。

在响了第12遍的时候她挂断了电话，然后再按了一次，结果还是没有人接，也没有电话留言。

于是朔子就给晴菜的手机打。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和白天是一样的回答声音。

朔子记得女儿丈夫沟口辉男的手机号码，但是没有缩编成数字键。为了慎重起见，她看了一下“电话号码速见表”，但是这里只记了他公司的电话。

朔子叹了一口气。自从星期日下午3点以后，有三天半没有晴菜的消息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朔子想了一下，晴菜以前也有四五天没有消息的时候。不过那时自己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可今天——

也许夫妻俩突然出门旅行去了？

辉男比晴菜大6岁，今年30岁。在一家大型的制药公司里做销售。每月都得有两三次出差任务。晴菜说他们结婚时就是在辉男的出差地点会面，住在了温泉饭店……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今天夜里就这么着吧。

洗完了澡，朔子看着报纸，但是什么也看不进去，于是就把报纸扔在一边。

和平时一样，她在10点多时躺了下来。

从纱窗吹进了凉凉的海风。

朔子的头一沾枕头，微微的海水波浪声就传到了耳朵里。

好长的一天啊。今天没有去经常去的民俗接待户帮忙，原因是改道去了秋元的陶艺操作间。

虽然去的时间很短，但是却有着非常充实的感觉。

不一会儿睡魔就袭来了。

她的睡梦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她马上起了身，打开了枕边的床头灯。她一边确认了这会儿是夜里 11 点 40 分，一边拿起了听筒。

“喂——”

“啊，是妈妈吗？”

这是辉男的声音。

“是我。”

“这么晚了，实在对不起……”

女婿像平时对别人一样客气地说道。

“妈妈，您那里有和晴子联系吗？”

2

第二天早上，朔子在 6 点 45 分到达伊豆箱根铁路修善寺车站的时候，等在站前的空出租车才看到了稀稀拉拉的人影。

昨天夜里从女婿打来了那个电话后朔子就再也没有睡着。她一大早就赶上了 5 点 5 分从松崎始发的公共汽车。到达修善寺需要 1 小时 40 分钟。此时的天空已经浓云低垂了。

在公共汽车里的时候，朔子就觉得自己两眼无神，迷迷糊糊的。但是马上又被昨天夜里辉男的声音惊醒过来。

“我从星期日上午就出差了，今天下午回到池袋的公司后又开会开到傍晚，然后又和别人说好去吃饭……”

辉男在“武元制药”工作，以前是晴菜的上司。晴菜于三岛的高校毕业后就考上了东京的女子短期大学家政系。原先她就想上药学院，但是她只考上了短期大学。而且当时她已经结了婚，丈夫也是勉勉强强地同意她到东京上学的，所以当时她同意一旦毕业就回三岛。

但是第二年她的丈夫突然得了癌症去世了。晴菜就在东京通过就职考试，被武元制药公司录用了。

就职后的晴菜没过一年和她的上司沟口辉男恋上爱，第二年就结婚退职了。

“我到家后是 10 点半左右，在这之前我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没

有人接。晴子的手机也不通。我回家后她还没有回来，也没有来过电话，所以这么晚了我……”

他想向朔子询问便打来了电话。

“晴子的去向你没有线索吗？”朔子问道。

“她有两三个熟人，但是都太晚了；再就是‘第一滑冰场’，可是那里已经下班了……”

“第一滑冰场”是晴菜打工的地方，每个星期一、三上班。会不会是去了那里——虽然这样想，但是朔子心里还是很放不下心。

“万一早上还没有联系，尽快和那里打听一下吧！”

也不知道辉男是不是这样联系的，反正一直到早上电话铃也再没响过。

朔子决定先去一趟川崎，于是4点就起了床。和平时一样收拾了一下，在等着出门时，她又给辉男打了电话。过了半天才来接的辉男用没睡醒的嘶哑声音回答，说是晴菜一直没有来过电话。也许晴菜这会儿不方便打电话吧，朔子带着一线希望挂了电话——

朔子走进了剪票口，上了开往三岛的电车。她想在电车里再看看晴菜发来的短信，但是车摇动得很厉害，一看就头晕，所以就没有看。

这会儿周围没有人，于是她打算看一下。

6月20日星期日15点14分收到的短信是最新的，在昨天白天时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在这之前是17日13点48分的。

短信的标题是“邻居”。

妈妈，您怎么样？我这里新搬来了一家邻居。夫人来打了招呼，说是她家有一个上幼儿园3岁的孩子，可能会打扰邻居。要是这样可真烦人啊！以后会不会总是这样啊。晴子

再往前就是14日星期一19点20分的。

短信的标题是“肚子饿了”。

妈妈，星期一和平时一样很忙，今天银行格外地乱，等候时的心情也不好。回公司也晚了，部长的脸色也不好看。

今天的晚饭吃完了，但是辉男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今天是我一

个人吃的。晴子

基本上她是三天发来一个短信。内容也就是些日常的事情。她从小上小学、中学时就是这样，每天回家就把学校里的事情讲上一遍，到了今天她的这个习惯还是没变。

6月9日星期三是这样的：

昨天我和百合子去新宿看了电影‘啊，纽约’。据说反响不错，不过我看就那么回事儿！回来时吃了意大利面，买了点心。今天白天就光吃点心了！晴子

她的短信看起来还是那么幼稚，不过晴菜总是这么可爱的样子。朔子不禁泪眼汪汪地双手捂住了手机。

为了稳住心情，她向车窗外望去。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略带绿色的富士山山顶了。于是朔子的心情好了起来。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晴菜肯定会回来的——

从修善寺到三岛大约行驶 30 分钟。

再从三岛乘新干线“木灵”号到达小田原，从小田原换乘小田急的快车，9 点 40 分在新百合丘站下车。

这里已经是艳阳高照的夏季天空了。

多摩川穿流而过，突入与东京接壤的川崎市北部丘陵地带的新百合丘一带，从 80 年代起就成了东京的卫星区而人气大增。如果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到达朔子住的西伊豆松崎得 4 个小时，而且总要换来换去和等车，还有在山中行驶，所以给人感觉像是到了交通非常不便的另外一个地方一样。

在东京长大、生活的辉男懒得来回走动，这样一来，结婚后晴菜也远离了朔子。而对朔子来讲，由于每天工作很忙，所以在晴菜结婚后也不过去过女儿的新家三次吧。

她穿过明亮的车站大楼、色彩丰富的剪票口，一走出旋转门，就对整洁清新的都市大街感到惊奇了。银行、百货商场、超级购物中心等等建筑的玻璃幕发出着刺眼的光芒。一群群的年轻人在大街两旁的树阴下快乐地行走着……

晴子两居室的公寓大楼从南口步行去也很近，但是朔子还是坐了一辆出租车。这是辉男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告诉她的路线。

靠近体育中心的这座公寓叫“阳光大厦”，是一座12层的浅褐色的建筑。

朔子穿过公寓里植被茂密的小道，从带着孩子在小公园里游戏着的年轻的妈妈们旁边经过，来到了公寓的大堂。

在大堂里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住户号码对讲牌。

朔子确认并按完了房间号码后，里面传来了辉男“是”的应答声音。于是门禁“喀哒”一声，门开了。他说过，自己今天上午在家，不去公司了。

朔子乘电梯一直上到8层。

她终于找到了房间，并按了门铃。像在等待着一样，门马上就开了。身穿浅黄色T恤衫的辉男手拉着门把手把朔子迎了进来。

“哎呀，这么老远的，您说一下，我应当去车站接您的……”

“别说了，晴子有什么消息吗？”

“这……”

辉男跟在朔子的身后，进了起居室。这个房间开着空调，摆放着沙发和电视机，百宝格上放着辉男夫妻去蜜月旅行时拍的照片作为装饰，和上次朔子来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现在朔子也会觉得女儿晴菜会突然从房间里喊着“妈妈”飞奔出来的。于是她的心里又是一阵的慌乱。

“您热吗？现在是梅雨期，每天都这么热。”

辉男苦着脸说着，把朔子让到沙发上。然后他从冰箱里取出盛着大麦茶的容器，把茶水倒进了一个玻璃杯里。但是刚刚倒了三分之二的样子就没有了。他把这杯水放在了朔子的面前，自己坐在了她的对面。

“怎么样，你问晴子的朋友了吗？”

性急的朔子开口就问。辉男皱着眉，神经质地推了推眼镜。他身高约1.65米，在今天的日本算是矮个头了，脸庞整洁而不大。虽然他的体格健壮，但又不是那种性格开朗的年轻人。

“当然，我尽可能地都打电话问过了，晴子拿着地址本出去了，所以家里只有两三个朋友的电话号码。而且几乎都不在家，打通的都说从星期